

万象丛书

杂色人生

张 桦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• 万象丛书 •

杂色人生

张 桦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杂 色 人 生

作 者 张 桦

责任编辑 吴 晔

封面设计 张晓光

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址 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

电话 596231—2508

电挂 3838 邮政编码 100733

印刷 北京印刷二厂

经销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36 印张 9.125

字数 150千字 印数 3700

版次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80002-202-1/I·84

定价 3.40元

“万象丛书” 目录

- 爱河横流** 作者 麦天枢
私奔、逃婚，爱的狂涛冲决了传统的防堤。
- 啊，老三届** 作者 肖复兴
不幸的一代，坚强的一代……
- 都市里的保姆世界** 作者 杜卫东等
农村少女在都市里的挣扎……
- 天涯孤旅** 作者 沈 澈
第一个单身走进滇西南深山探秘人的奇遇记。
- 鸳鸯楼里** 作者 葛象贤
一栋楼里住满了青年夫妇，有多少故事……
- 麻疯病院的世界** 编者 张德明
来自台湾的真实报导。
- 金钱与小老婆** 作者 贾鲁生
80年代中国奇闻的纪实与文化的反思。
- 金钱大爆炸** 作者 贾鲁生等
今日中国用秤称钱用尺子量钱的人的疯狂与愚昧。
- 失足少女的自白** 编者 中国法制文学编辑部
告诉你她的遭遇和心酸……
- 80年代中国人在海外** 编者 李正堂
今日之中国人出洋，向往、奇遇、奋斗……

编者的话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是在改革、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报告，也是一套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著述和作品。

改革，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它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层次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、各个角落。它的过程，充满着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冲撞，守旧和进取的角逐，科学与愚昧的消长，新与旧的交替，正确与谬误的斗争。因此，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，推动改革的深化，我们应当了解社会的现实，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，创造和喜悦，矛盾和困扰，反映形形色色，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。

我们愿这套《万象丛书》，能够为认识社会，了解国情，接触实际，亲近人民，提供比较

丰富的，真实准确的，富于精彩的信息和画面。

本丛书面向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，也面向全社会的广大读者。它的体裁主要为报告文学、调查报告、社会问题研究，兼收部分旅游、民俗和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作品。欢迎作家、记者和学者为本丛书撰稿，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

1989年1月

目 录

命运的琴弦.....	(1)
我是青年.....	(47)
高考落选者.....	(86)
京华建筑沉思录.....	(117)
为君团河一日游.....	(178)
站在社会学的起点上.....	(201)

繁荣掩盖着的虚弱

——对于纪实文学的勾勒与思考（代跋）

..... 张 桦(276)

命运的琴弦

如今的天津蓟县县城，曾是古渔阳的首府。县城大门牵着绵延的燕山山脉；其中当头的第一簇高山，就是号称“京东第一山”的盘山。这儿上盘松，中盘石，下盘水，美丽而神秘，曾经住过不少王公贵人，令他们在此留诗题字；甚至还迷住了皇帝，清代的乾隆便寻了替身在此修行终身。

一位朋友游山归来，讲了许多盘山的故事。我淡然一笑，因为这样的故事仿佛听到过。可他又向我说到了你。说快60岁的你像头牛一样能干，扫厕所，骑车到20里外的县城去买菜，收发报纸信件，黑夜守门护院，甚至还练武术、学外语。说你常像根木头一样，对着你屋后27米高的烈士纪念碑发呆；那儿埋着多少人，谁也说不清，反正抬眼一望，灰蒙蒙的一片墓碑。你笔直地立在那儿，有点儿让人害怕。尤其是你脑后的

那块弯月大疤，白赭赭地亮在阳光下，像是在对天空狞笑，又像是在向大山示威。幸好，他还没转到正面去看你的眼睛。如果看到了，那更会吓他一跳。因为你并没有左眼，那空洞洞的眼窝上，只嵌着一块永远灰白的皮肤。当然，他也提到了当地人对你的种种评价。他们有的管你叫“疯子”，有的叫你“瞎子”，有的却称你是“老革命”、“刘馆长”。于是我来了，不是为了盘山，而是为了你。

当我骑车行驶在京津公路上时，曾经不断地猜想你首先会给我讲点儿什么。你的伤疤？你的爱情？或许是你的未来？也可能是有关人生、命运——这个永远古老，又永远年轻的主题。

谁知，当你我遥看着烈士陵园，依山而坐的时候，我最先听到的，却是——

暴动的故事

那是50年代末，在华北平原东部，一个叫团泊洼的地方。这儿方圆百里，除了一所新建不久的劳改农场，难见人烟。再加上秋夜方至，万籁无声，大地所拥抱的一切都像注射了过量的安眠药一样。

突然，劳改农场的上空猝起几声刺耳的枪

声、喊声和狗咬声。立刻，几束雪亮的探照灯来回扫射着围墙附近的每一个角落。站在高空俯视的哨兵吃惊地发现，几个面带菜色的犯人，正拼命地夺哨兵的枪，又很快地被哨兵打倒在地。另外几个犯人，正靠叠罗汉攀上高高的围墙，顶上面的那个正拼命地撕扯着墙头的铁丝网。还有七八个犯人，竟赤手空拳地向戒备森严的大门冲去。

几分钟后，一切又都消失在黑暗中。

在一排排矮小潮湿的干打垒里，所有的犯人都被惊醒了。接着，他们又被吆喝着穿上衣服，坐在床前，既不准睡觉，也不准说话，更不准出屋。许多犯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家缩头拱袖，个挨个地坐在通铺上，强睁双眼，望着房梁上那盏终夜不灭的大号马灯。

第二天一早，全场犯人集合在一起，管理人员当众宣布：昨夜发生了一起未遂暴动。为首的3名主犯立即枪决，其余20名从犯也将分别被加刑6年……。接着3个死囚被五花大绑地拥上了汽车，从犯们也被推推搡搡地押走了。旁观的犯人呢？有的吸气，有的叹气，不过，大多还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暗自庆幸道：这事来得快，去得倒也快。

然而，事情并未告终。当天下午，犯人们又

接到命令，每人必须写7遍：“希望慎重……”
7遍！许多人边写边打怵，不知道谁又该倒楣了。

黄昏时分，一个瘦瘦高高、30岁左右的犯人
被带到了审问室。

“你叫刘奇峻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有人约过你参加暴动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他们写了张条夹在我的书里
了。”

“你也给他们回了一张纸条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还记得你自己写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，我写的是：希望慎重。共产党
是伟大的，不要和他作对。现在只不过是乌云一
时遮住了太阳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写？”审问者冷冷地问。

“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写？”被审者冷冷地
答。

“真是反动透顶！什么叫乌云一时遮住了太
阳？”审问者瞪圆眼睛，厉声喝问。

“把我打成右派就是乌云遮住了太阳！”被

审者也毫不示弱地瞪圆双眼。

“你凭什么不该当右派？”

“我凭什么该当右派？”

审问者愣了，他还没见过这样坦然自若，甚至可以说是威风凛凛的劳改犯。

这时，有人送来了案卷。审问者细心地审视着。渐渐地，他的目光由冷峻转为温和，问话的口吻也客气多了。虽说还不像是对朋友，可也不再像是对敌人。

“如果不开除军籍，你的军龄都快20年了吧？”

“是呵，我是1943年的兵。”犯人的独眼紧盯着审问者的领章和帽徽。

“看样子，你还立过不少功？”

“立过几回。一回一等，两回二等。三等记不清了。”

“可你是怎么到了这儿呢？你知道，进这儿的人都是顽固不化的，可以说是右派里的右派。”

“那是他们把我骗来的。不信，你可以看看，在我的处理决定上并没我的签字。后来，他们说，当右派也不要紧，工资不变，职务也不变，就是到一个学校里去学习劳动一段。”

“可你究竟怎么当的右派呢？”

也许是问话的口气过于温和，以至于被问者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他低下头，也同样低下嗓音说：“因为……我骂了他们三个放屁。”

“他们是谁？什么放屁？”审问者迷惑不解地追问。

他抬起头，仔细打量着这个好像根本没打过仗，可是却坐在审判席上的年轻人，还有桌上那一叠已经发旧，可是却主宰自己命运的案卷，怀疑对方是否能真正地理解1957年，理解那段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动荡岁月。如果用“不和谐”这个艺术上忌讳的字眼去形容它，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

那是一个乍寒乍暖的春天。头戴大盖帽，肩佩一杠四星大尉肩章的刘奇峻，告别了和他相伴4年的琴房，揣着上海音乐学院的结业证书，手携小提琴，来到北方的一座小城，他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这儿。别看他只有独眼，可由于精心配制的一副绿色眼镜，再加上平肩掐腰的军官服，当然，还有那把很旧，但又因此更富魅力的提琴，他看上去显得文质彬彬而又气宇轩昂。

刚进军部，最先欢迎他的并不是战友，而是用苇席临时搭起来的大字报栏，红绿相间的大标题直射他的眼帘：

《要揭盖子，不要再捂盖子！》

《不鸣放，不对头！》

《难道我们这儿就没有官僚主义吗？》

《希望在哪里？——在于改变领导作风》

《“鸣放”之中一小声》

刘奇峻连行李都顾不上解，就看起来大字报。他感到刺激，也感到激动。对多数大字报里的批评意见，他是赞成的。尽管他从10岁左右起，就走进了这支部队，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也许正因如此，他才更清楚它的弱点。

遗憾的是，在激动之中，他却忽略了另一种东西。当然，它也很难不被忽略，因为它似有似无，属性透明。然而透明的东西却可以蕴藏着强力。忽视它们就意味着毁灭。刘奇峻此刻便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。

他刚放下背包，就被人找去，指示他参加机关的反右领导小组，因为他“根红苗正”，既不是文弱书生，又不是太老粗。有人悄悄地告诉他：要不了几天就得收拾机关里的那些小白脸；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大鸣大放！可惜，在琴房里关了4年的刘奇峻，连这样宝贵的预见都给他忽视了。不久，在一次党内的红专问题讨论会上，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拍案而起，大发“狂言”：

“有人说，要又红又专，这可以。又有人说，只有红了才能专，因为马列主义万能，这话

就有点儿歪了。还有人说，只要红了也就专了。马列主义万能，所以他们本人也万能。这纯粹是放屁。毛主席会拉小提琴吗？列宁会开飞机吗？世界上不可能有万能的东西，更不可能有万能的人。”

周围顿时一片哗然。许多人都像瞧外星人似地瞪着他那只独眼。这话如果是出自一个乳臭未干的“小白脸”之口，也许还并不那么令人意外，可他刘奇峻却是扛了十几年枪杆子的小八路，就连他会拉小提琴，后来能被送进音乐学院，再后来能在全军独奏比赛上得奖，还不是沾的革命的光。如果不是在淮海战场上捡了那把小提琴，他能有现在的一切吗？他怎么这么狂？又凭什么这么狂？竟然对革命领袖说三道四。

讨论会马上改成了批判会。刘奇峻的话成了会议的焦点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反动？”有人用手指戳着他厉声问。

刘奇峻坦然自若：“不是我反动，是万能反动。万能本身就是违心的。不信，谁能说说，世上什么东西是万能的？”

“万能表。”下面有人喊了一声，却没敢站起来。

“你放屁！”刘奇峻脸涨红了，大声骂道。

他愿意和人讨论问题，却不允许别人戏弄他。

“连小学生都知道万能表能管几样。你难道连小学都没上过？”

应该有人笑，可没人敢笑。倒是许多人暗暗替他捏了把汗，这样下去难道他就不想想后果吗？

果然，会议的主持人严肃地站起来，又严肃地宣布：免去刘奇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，并立即表决他的党籍问题。

会场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。一声令下，同意开除的都默默举起了手。到会 60 多人，还差 7 票过半数。主持会议的急了，命令再表决一次。刘奇峻更急，他也站起来说：“有些同志真心实意地跟党走，党让干啥就干啥，号召举手就举手。我说这样的党员不配。毛主席不是说，共产党员对任何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吗？有同志确实这样做了，这些人还有点儿共产党员的味儿。我希望你们好好想想。”

好糊涂的刘奇峻呵！此刻这一番“苦口良言”无异于把在座的人都逼上了梁山。再一次表决，同意开除的超过 2/3。

会议主持人乐了。刘奇峻傻了，他噌地一下又窜起来，主持人满不在乎地冲他一摆手，“你甭说啦，今天没时间了，现在散会。”他梗着脖

子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放屁！这么大的事你凭什么不让我说。再说，这是党的会，我还没出党，就有发言权。”他激动地抓起桌上的一张报纸，用力挥舞着：“同志们，报上讲，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、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是党的政策。我刘奇峻爱党，爱真理，说了几句维护它们的话，难道就有罪，就要开除吗？”

没有谁回答他，因为人们都低着头悄悄地走出了会议室。

有人送来了处分决定，要他签字。他连看都不看，就对来说：“你们要怎么办我，那是你们的事。让我说，入党有个水平问题，自己觉得够了才能入。出党也同样。我觉得我自己还够个党员水平，所以我不签字，也不承认这个决定，将来我照样交党费，照样还是党员。”

……

劳改农场的审问员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对刘奇峻摆摆手：“你先回去吧，写一份详细的交代，随时听候处理。”

刘奇峻用力扎扎捆在腰间的草绳，被押送回自己的宿舍。一个与他相好的“同学”（这是犯人之间的规定称呼）立刻跟了过来。

“老刘，怎么样？队长怎么说？（犯人对管理干部一律要称队长）”这个一口胶东腔的汉子